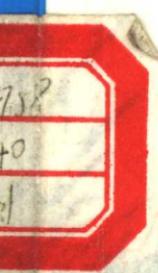


残月环上
上官云飞著



● 上官云飞 著

残月环



学出版社



残月当头落
神仙躲不过
残月斜斜飞
当者魂不归

责任编辑：石小玲

封面设计：小 侠

请君拜读

残 月 环



ISBN7—303—02052—7 / I · 175

定价：8.90元（上下两册）

残月环下 上官云飞 著

47-58
40
12

字出版社



● 上官云飞 著

残月环



残月当头落
神仙躲不过
残月斜斜飞
当者魂不归

责任编辑：石小玲

封面设计：小 侠

请君拜读

残 月 环



ISBN7—303—02052—7 / I · 175

定价：8.90元（上下两册）

1247.58
40
3/

残月环

上官云飞 著

上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残月环

上官云飞 著

下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60号

残 月 环

上官云飞 著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发行

邢台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32 开 印张 16.625 字数 35.5 千字

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0 册

ISBN 7-303-02052-7/I·175 定价：8.9 元

内 容 简 介

残月环是一种失传百年的暗器，同时又是打开宝库的钥匙。

号称魔手的武林暗器第一高手杨天藏身市井多年，突然被大批武林高手追踪，原来失传多年的残月环再现江湖，侠义之士和黑道高手都必须利用杨天的魔手，才有希望打开宝库的门。于是围绕杨天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杀，全书故事情节生动曲折，巧语如珠 令人拍案叫绝。

目 录

| | | |
|----|------|-------|
| 一 | 市井藏龙 | (1) |
| 二 | 赌命交易 | (13) |
| 三 | 鬼捕神偷 | (25) |
| 四 | 襄阳一霸 | (41) |
| 五 | 鹬蚌之争 | (58) |
| 六 | 赌场风云 | (88) |
| 七 | 残月乍现 | (113) |
| 八 | 宝藏之迷 | (141) |
| 九 | 刀光剑影 | (170) |
| 十 | 恩怨情仇 | (203) |
| 十一 | 针锋相对 | (248) |
| 十二 | 将计就计 | (312) |
| 十三 | 墙里墙外 | (372) |
| 十四 | 浪子悲歌 | (427) |
| 十五 | 武林名刀 | (448) |
| 十六 | 恩仇了了 | (462) |
| | 尾声 | (523) |

一 市井藏龙

有一条江。江岸对面的一个街角上有一间小酒店。

店门很小，墙壁上的石灰已经脱落了，而且店门外连块招牌也没有，如果你不注意，便不易发现这里有一家酒店。别看它不起眼，但在襄阳城北一带却极有名气，只要提起江边的“肖家酒店”，几乎人人皆知，无人不晓，特别是那些靠码头讨生活的年轻人，更是每天非到酒店打个转不可，就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为了喝酒，还是为了去欣赏柜台里那个年轻漂亮、标致的老板娘。

老板娘当然姓肖，今年最大也只有二十七八岁，听说已经守寡多年了，所以大家背后都叫她小寡妇，肖寡妇风流韵事颇多，久而久之便将酒店叫成“小寡妇店”，至于肖寡妇的来历，从来就没有人追问过，因为一个女人年纪轻轻便守寡，必定是件令人悲伤的事，尤其是个漂亮标致的女人，谁又忍心让她多回忆一次悲伤的往事呢？

此刻，那年轻的寡妇正杏面生春的坐在柜台里面。

店堂里老早就坐满了客人，每个客人看上去都很气派，每张桌子上都摆满了酒菜，奇怪的是那些客人既不喝酒，也不说话，一个个全像中了邪，只眼怔怔望着店门口发呆。

时间一长，肖寡妇俏脸不由拉了下来，悄悄把小伙计叫到跟前，呶呶嘴道：“二虎问问那些客人还添不添东西？”

小伙计二虎瞄了一眼全店，道：“老板娘，你没有搞错吧？你没有看见桌子上的酒菜连动都还没有动过？”

肖寡妇没好气冲二虎道：“动不动是他们的事，咱们店里的位子有限，总不能做几个人的生意，你看谁没有胃口，马上赶他们上路。”

二虎迟疑道：“要不要收钱？”

小寡妇眼睛一翻道：“什么话！不收钱，咱们吃什么？人照赶，钱照收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”

二虎抓着脑袋，刚刚走出两步，忽然把脚缩住。

原来满堂呆瓜似的酒客，这时竟已同时拿起杯筷，大吃大喝起来，还有个人大概是酒喝得太急，呛得还直咳嗽。

二虎莫名其妙地回望着小寡妇，好像在等待她进一步的指示。

而小寡妇却以为那些人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吓得不敢吃。正在满意得合不拢嘴的时候，陡闻“嘭”地一声，店门已被推开门，只见三个身着黑衣，腰系短刀的大汉，乌鸦般地挤了进来。

为首的那人黑黑的脸孔，矮矮的个子，脑门上一条刀疤红里透白，远远望去好像只喝醉酒的眼睛。后面那两个人也都生得獐头鼠目，一看即知绝非善类。

小寡妇一见这三个人，顿时翻了脸，葱心般的手指指着为首那人恶叱道：“三眼陈七，你又跑来干什么？”

“三眼”陈七只不过是城北一个小混混头，众人一听好像全都泄了气，喝酒的放下了杯子，吃菜的人也都懒洋洋放下筷子，人人脸现不屑之色。

陈七缩着脖子诡笑道：“老板娘别误会，我们兄弟今天来

可不是白吃白喝的。”

二虎一旁抢着道：“是不是来付上次酒钱？”

陈七理也不理他，凑到柜台旁边，神秘地道：“我今天是来谈生意的。”

小寡妇嘴巴一撇：“我跟你这种人有什么生意可谈？”

陈七大拇指朝后一挑，轻声细语道：“不是你，是他们。”

话刚说完，身后突然一声“呸”，重重地吐了口唾沫，酒店的人都吓了一跳。

陈七八字眉一皱，转回半张脸孔，冷冷道：“是哪位朋友吃了苍蝇？”

角落上有个人应道：“老子也分不清你他妈的到底是苍蝇还是臭虫，反正一看就叫人恶心。”

说话的人是个虬髯壮汉，一件枣红色马褂上滚着宽宽的金边，胸前还绣了只拳头大小的金钱。

陈七一瞧那人的打扮，立刻满脸堆笑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川西彭家塘的‘索命金钱’彭光彭大哥，失敬，失敬！”

“索命金钱”彭光又是狠狠的“呸”了一口道：“少套交情，凭你姓陈的这种角色，还不配跟老子称兄道弟。”

陈七也不生气，笑嘻嘻道：“是是是，论身份，论功夫，在下当然不配，不过在下也有一些本事，说不定对你彭大侠有点用处。”

彭光微微一怔：“哦？你有什么本事？”

没容陈七开口，小寡妇已抢着道：“别听他的，这人除了坑蒙拐骗，白吃白喝之外，啥都不会。”

此言一出，顿时引起一阵嘲笑，连站在陈七身后的两名兄弟，都差点跟着笑出声来。

陈七也只好陪着干笑，直等笑声静止下来，才慢慢道：“在下是在此地土生土长，人品虽不济，人头却比谁都熟，如果彭大侠到襄阳是为了找人，那……咱们可就有得谈了。”

彭光听得神情大动，急忙转手朝中间坐位上一个土老头望去。

店堂中所有的客人，也几乎同时将目光集中在那手持烟袋的土老头脸上。

那土老头“叭叭”地抽了几口烟，慢条斯理道：“三眼陈七，你走运了，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必到处白吃白喝了。”

陈七呆了呆道：“老人家的意思是……？”

土老头道：“如果一个人怀里有花不完的银子，你说他还会干那种让人厌的事吗？”

陈七忙道：“不会，不会。”

土老头道：“现在我们刚好要找一个人，只要你能提供给我们一点线索，你这笔生意就算做成了。”

陈七紧张得连声音都有点发抖，道：“老人家请说，你们要找什么人？”

土老头道：“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姓杨，年纪嘛……应该跟你差不多，他一向喜欢喝最好的酒，喜欢抱最漂亮的女人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又“叭叭”抽了几口烟，若有意若无意地朝柜台里的小寡妇瞟了一眼。

陈七苦笑道：“在下认识杨姓的多得不得了，十牛车都拉不完，而且每个人的嗜好都跟你老人家所说的差不多。男人嘛！有几个不贪酒好色的？如果我有了钱，嘿嘿，我也……”

说着，也回头看了小寡妇一眼。

小寡妇猛地把柜台一拍，娇叱道：“看什么？他妈的凭你也配！”

陈七脖子一缩道：“是是是，我不配，我当然不配。”

四周又响起了一阵爆笑。

陈七往前凑了凑，道：“你老人家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，那个人有没有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？”

土老头不假思索道：“有。”

陈七急忙道：“是什么？”

土老头笑了笑道：“那人的手特别巧，几乎无所不能，可以说是江湖上近百年来最灵巧的一双手。这种人，你认识几车？”

陈七翻着眼睛想了半晌，忽然怪声叫道：“哎！你们要找的莫不是锁匠小杨？”

那土老头轻轻把烟袋锅一敲，道：“不错，我们也怀疑是他。”

陈七哈哈一笑道：“如果是他就好办了，他就在庙门口上摆摊儿，走，我带你们去找他。”

土老头摇摇头，道：“他已经两天没有做生意了。”

陈七道：“他住的地方离这儿也不远，咱们何不过去看看？”

土老头道：“不必，他根本就没回家。”

陈七道：“那他一定是窝在什么地方喝酒，说不定早就喝醉了。”

土老头道：“他常去的酒铺我们都找遍了，好像都没见到他的人影。”

陈七沉吟着，又悄悄转回头，目光闪过小寡妇冷冰冰的面孔，一直往楼梯口望去。

土老头道：“你也不用往上瞧了，上面我们也查过，没有。”

陈七道：“你们有没有问一问？”

土老头道：“问谁？”

陈七嘴巴歪了歪，悄声细语道：“那个女人，听说他跟小杨的交情好得不得了，说不定她知道那小子藏在什么地方。”

土老头道：“她肯说吗？”

陈七笑了笑，声音压得更低道：“她当然不肯白说，不过像她这种女人，只要你们价钱出得够，就算小杨是她汉子，她也照卖不误。”

土老头眼神一亮，道：“依你看那个姓杨的在她心目中大概值多少？”

陈七合计了好半天，才说：“我看给十两应该够了。”

土老头头一点，烟袋往腰上一插，摇摇晃晃走到寡妇面前，什么都还没问，只先将一锭黄澄澄的纯金元宝摆在柜台上。

身后的陈七倒先吓了一跳，他没想到这个土老头手面竟是如此之大。

小寡妇更是瞧得目瞪口呆，口水都差点流出来，那副模样就像几辈子没见过黄金似的。

土老头这才笑眯眯道：“数目虽少，但也有人辛苦十年也赚不了这么多，现在只要你说出那个锁匠小杨的下落，这十两金子就是你的了。”

小寡妇一听这话，反而把脸蛋儿扭过去，再也不瞧那金子一眼。

一旁的陈七直替她着急，唯恐那土老头突然把金子收回去了。

谁知那土老头非但没把金子收回去，反而又取出同样大小的一块金元宝，将两块并排摆在一起，和颜悦色道：“这些应该够了吧？”

小寡妇一张俏脸整个都涨红了，上牙咬着下嘴唇忍了又忍，最后终于忍不住拿起其中一锭掂了掂，又捧到嘴边咬了咬。

土老头含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成色好，份量足，整整二十两，一分一厘都不少。”

陈七又忙帮腔道：“老板娘，差不多了，你不要搞错，那可是金子啊！”

小寡妇好像又清醒了，“咣”地一声将那锭金子放回原处，还不停地在摇头。

就在这时，柜台底下突然伸出了一只手，但见那只手在柜台面上轻轻一掠，两锭黄金便已失去踪迹。

这突如其来的变化，不仅那土老头惊得连连后退几步，整个店堂里的顾客也都全部跳了起来，有的把守门户，有的守住窗口，同时每个人都把衣服敞开，露出了各种不同的暗器革囊，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。

只有陈七和那两个兄弟仍在往柜台里张望，好像还想再多看那两锭金子一眼。

那两锭黄金，此刻正如一对铁球般在那人强而有力的指掌间滚动。

那人年纪不过三十上下，身材修长，五官清秀，满腮的三日胡碴，看上去充满了放荡不羁的调调儿。

他懒散地斜倚在柜台角上，无精打采的扫了整个店堂一眼，然后便一声不响地望着那土老头，显然是在等待他道明来意。

那土老头“咕”地一声咽了口唾沫，道：“请问……阁下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‘魔手’杨大侠？”

那人歪着头，道：“你看像不像？”

土老头道：“杨大侠好似天际神龙，很少有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，是以老朽才不得不冒昧请教，阁下究竟是不是人称‘魔手’杨天的杨大侠？”

那人笑了道：“我从来没做过行侠仗义的事儿，大侠这两个字实在当不起。我姓杨单名也正好是个天字，过去嘛……也的确有人称我魔手，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陡然“轰”地一声，所有的门窗全都关了起来，店堂里顿时一片昏暗，同时一连串飕飕的声音已从四面八方响起，显然全是极其强劲的暗器破空之声，目标当然是“魔手”杨天。

过了半天，那声音才嘎然而止，门窗顿时齐开，店堂里重又恢复了一片光明。

杨天就跟原来一样，依旧懒洋洋地倚在柜台上，那两锭黄金也依旧在他手上滚动着，整个人似乎连动都没动一下。而他身边的柜台上却已排满了各式各样的暗器，其中包括二十四把柳叶飞刀，十二支三棱镖，十二只甩手箭，以及成堆的连环弩、黄蜂针、毒蒺藜、铁莲子和十把黄澄澄的金钱镖。

所有的暗器都分门别类，排列得整整齐齐而且一样不少，其中只有一种与原数不符，那就是彭光的十二枚金钱镖中，只有十枚陈列在柜台上，另外两枚特大号的却已不见踪影。